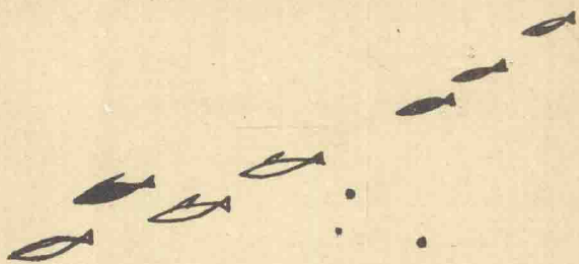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峡文学丛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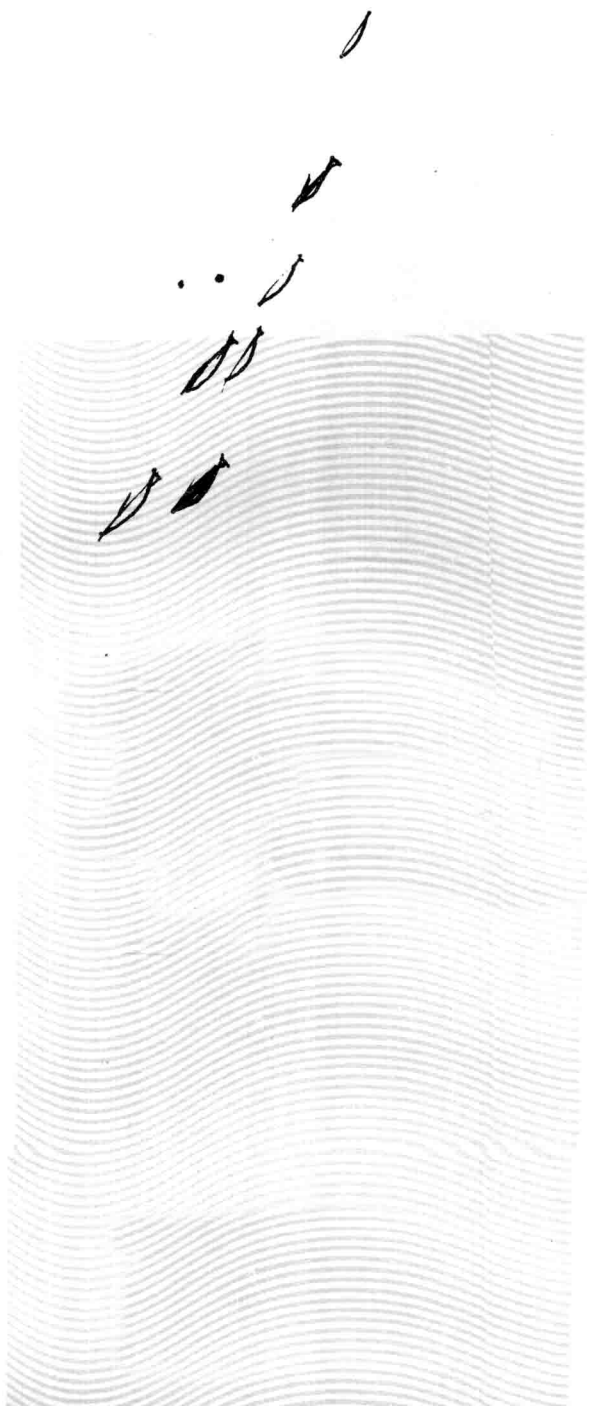
独木桥上

万昌言 著

• 三峡文学丛书 •

独木桥上

万昌言 著

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责任编辑:赵学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峡文学丛书/刘不朽主编,一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1995.9

ISBN 7-5071-0333-1

I. 三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—三峡—地区—当代—丛
书 IV. 124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589 号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

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
鄂西地质测绘印制公司激光照排

湖北宜昌县税务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9.937 印张 200 千字

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全十一卷)总定价 121.00 元 本册定价 11.00 元

目 录

夏 天	1
谜 宫	49
严紫的故事	108
郝莉莉的故事	150
走出懵懂	198
独木桥上	257

夏 天

暑假即将结束。明天早晨六点，我就要乘长途汽车离开小县城回学校了。这个假期让人稍稍感觉漫长。一种焦躁而又甘甜的滋味在心头萦绕——我似乎因此成熟了许多，又恰恰相反——如此颠来倒去不免嫌太无聊，傻瓜蛋才会一本正经去为生命的意义犯愁！朦胧中似又听见姜明明笑嘻嘻吟哦：“潇洒地活着，不要忧心……”是不是故作姿态？分手已经十多天了，一封信也没见飞来。

我毫无悔意。姜明明说：“……韶光易逝青春难再，什么也别去想！”笑容疲软无力。他的嘴唇紧紧压我的嘴唇上，传递过来涎水的清凉……对姜明明我老是怀着剪不断的柔情；大概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注定我要被他牵来牵去。头顶上

响起沉甸甸的脚步声，书呆子父亲又在房间里如无头苍蝇样蹒跚。我再一次为自己竟如此利己而羞愧，内心觉得对不起父亲。

父亲还叹息哩，嗓音苍凉，含含糊糊不绝如缕：“……除是无生方了，有身常有闲愁哇。”细细呷个中滋味，我无声地讪笑，如释重负嘘一口气。本来嘛，过去了的已成过去；将要来临的事儿谁也无法回避——活着就那么回事儿！

“夏橙哩，又大又新鲜——”夜渐渐深，窗外并不宁静，小贩的吆喝声夹带着热烘烘的气息。擦拭得光可鉴人的夏橙同小贩蒙尘的黄脸皮在脑海闪现，对比鲜明。夏天五彩斑斓，亢奋、喧嚣，充满动感；夏天乱糟糟热烘烘，生命尽情地释放着最大能量，常常给弄得筋疲力尽。反正夏天你就别指望有轻松的时候。这是一个轻松的想法，这个想法让人惬意。

父亲重又孑然一人了，重又佝偻起无可奈何的脊背——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简单故事……

那天，在黄鹤楼商场买了件圆领汗衫和一件衬衣，准备作送给父亲的礼物。汗衫深咖啡色，衬衣湖蓝色——售货的男孩没来由瞅我鼻梁上的玳瑁架变色眼镜，瞅挂左胸前的“武汉大学”校徽。隐隐有闪电的光亮透赤橱窗玻璃，接着，便响起了使地皮也微微颤动的焦雷。天色变得更阴沉，热风松一阵紧一阵地刮，街上和行人已有些混乱，雨还没有就来的模样。

将茶绿色的丝质购物袋尽量拉开，把汗衫和衬衣塞进袋底，我四顾：商场珠光宝气，人头攒动，花里忽哨，竟没见了姜明明的踪影！

“哈啰！在这儿哩。”大门那方向，姜明明踮起脚朝我挥

挥手，十分及时，有“骑士”风度。他身边围四、五个娇艳女孩；穿白底红条纹布拉吉的那个胖妞笑得好放肆，白胳膊上下比划着什么，浑身的肉都在抖。

“她们是谁？”

“历史系的几个小姐，结伴去承德山庄避暑；都他妈有腆大肚皮的老爹，仕途无量啊！”

下午六点半，我和姜明明互相拉拉拽拽，推推搡搡，好不容易才攀进从武昌发往宜昌的火车车厢。旅行包安顿停当，浑身早大汗淋漓，靠车窗坐也枉然，感受不到半点凉爽。天空欲雨未雨，阴云密布，象浸透了污水的脏地毯，悬悬地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一只蝉绝望地尖声叫着。

“他妈的，车厢简直成烤红苕的混账烘厢了！”姜明明嘻皮涎脸，伸过来冒着油汗的滑溜溜的胳膊。他早已赤裸起上身，结实的白皮肤生机勃勃充满活力。头一次见到他是三个多月前，黄昏时分吧，在化学系北楼右边那片枫树林子里。他穿火红的运动衫裤，身材健美相貌英俊，有一张欧洲人样轮廓粗犷的脸，小跑步到我的面前，突然停住；开口时表情坦然，露雪白晶亮的整齐牙齿浅笑，并不作一本正经模样：“你好小姐，认识一下行吗？我想说漂亮也是一种美德，能愉悦人的身心……”真正太唐突，我的脸胀红了，惶惶然满腹狐疑，却没法儿不回报他浅浅一笑。事后思忖，可能因为春天的缘故，万物复苏，孕育希望的季节嘛！还有恐怕得怪乡下小姐的自卑心态——我刚从县城来，最大的幸福已实现，抵达理想境界的路已经拓通。我也的确盼望能有一个漂亮的男朋友，否则太辜负了这么美的校园，这么蓝的天空……

姜明明是“二汽”人，高我两届，读哲学系。

车厢严重超员，实在太闷人了。我不想说话，扭头朝赤膊的姜明明微微一笑，轻轻推开他搁我肩头的颇长的手。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悄悄弥漫开，渐渐如毛茸茸、热烘烘的猴爪儿搔。嘴巴有些发干。

姜明明活得无所顾忌令人歆羡不已。对我优柔寡断的性格，妈妈曾一再叹息，目光里充满忧虑：“……你呀太象你爸爸啦！”这里得先解释几句：我爸爸一九五七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分配到我们县第一中学后就再也没挪过窝儿。他高高个头，面庞清癯，长长的朝后梳的灰白头发同永远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很不相称。“爸爸遇事总要先瞧瞧人家的脸色，然后自己才有脸色。”姐姐说这句话时俨然象小母亲。姐姐比我年长八岁，自去年妈妈病逝后，爸爸的衣食起居全亏她精心照料。单就性格而言她更象妈妈：善良能干。这个暑假我和姜明明曾相约先一起去神农架林区走一遭，然后再分手各自回家。昨天收到姐姐的电报：“家有事速回。”节外生枝，一时间令人六神无主。

火车开出武昌站，雨也开始淅淅沥沥落。我闭合上眼睑，任温乎乎的风轻轻拂汗浸浸的脸儿。我喜欢姜明明，同他肩并肩走林荫道上，好多人都夸“协调得象月历片上的情侣！”我对周围的气氛非常敏感。虽如此说，毕竟才认识三个多月，过份粘粘连连也怪不好意思。又想起那天姜明明第一次吻我，他浑身哆嗦，既充满勃勃兽性又富于青春魅力。我窘困不安，不知手臂该怎样搁着合适；头一次尝到了亲吻的滋味，有点心虚、害怕，又觉其乐融融……我睁开眼睛：车厢内仍一片熙熙攘攘，弥漫温吞的汗酸味儿。走道上，甚至行李架上都横七竖八歪着些肥头胖脑、肮脏齜齜的二道商贩，都象扔进

阴沟里浸泡了很久又被拖出来的，他们互不来往，神情各异，或笑容可掬微带醉意，或者贼眉鼠眼凄凄惨惨戚戚……姜明明揷打火机点燃香烟。他凝眸注视着我，象欣赏一尊瓷娃娃，露超脱的笑意。

古人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”中学生们常常被这一类话儿折腾得神经衰弱想入非非。在大学泡了一年，若有人问：“何谓大任？”我只恐怕博学的教授们也难自圆其说。

姜明明称我国目前正处在“期望与困惑相混杂的妙不可言的兴奋之中”。无论谈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儿，他总是那么超然，那么洒脱，出语惊人，有格外的迷人之处。同他呆一起，我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感到真正的轻松——骨子里我对他钦佩得要命，只不过不愿承认，也羞于有所流露。

“……穷得太久了，钱的确令人昏眩。其实，人真正所需要的很少：温柔的话语，些微的关怀，不多的财产……讲个故事：一个为生存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穷光蛋，突然冒险赚了一笔大钱，手捧钞票，顿时觉天旋地转，没来由的恐惧使他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……都因为太贪婪，事情总是不沿着最好的轨道发展。”

“时髦的忧患意识。咯咯……象诗人样多愁善感咧！”

“也没啥好愁，我从未想过要以天下为已任。幸福的人有时候也需要调济调济情绪，需要假模假式叹叹气，从实惠处着眼，我们年轻，不去寻求快活还寻求什么呢？”

夜幕在窗外渐渐收紧，晚风变得凉爽了些。姜明明正同坐我们对面的一戴近视眼镜的女孩谈得热火，他从不见疲惫，和忧郁似乎也无缘。我轻轻挪动屁股想坐得更舒服点儿。他

微微笑着向我转过身来。

“你还在猜家里究竟出了啥事儿？完全没必要——你正在朝家里赶，已经尽到了责任。”他安慰说，温柔亲切。

“我是担心爸爸，他的体质一直很糟。”

“是吗？你爸爸好福气咧！我不喜欢我们家老头子，一个虚假不实、具有各种可能的家伙；为人机敏，会变着法儿去尽情享受生活……他长相蛮帅！”

姜明明象评价历史人物，冷峻得叫人难受。大概是紧皱的眉头泄露了心情，他盯住我莫名其妙，终于禁不住笑出声。

“沈悦，你真逗。父子间彼此各有活法总该允许吧？老头子损起我来也挺利害的。你瞧。我不是正在尽人子之职责，赶回去向父母大人请安吗？喂。回家了可别忙晕了头，让我孤零零一人在神农架松柏镇痴汉等婆娘……”他的另一魅人之处，就是能极地道地运用野山俚语，妙趣横生。

我傻乎乎浅笑，还是怎么也打不起精神。枣阳车站到了。我突然意识到分手在即：再过一个小时，明明就要在襄樊车站转车去十堰。

有一首欧洲民歌这么唱：“想象的时候倒也自在，钻进去可就成了奴才……”初恋对两鬓斑白的老妇恐怕会同样铭心刻骨。认识姜明明之前我有点傲（实质是自卑，内心很苦），那令人生厌的矜持和张皇失措如今差不多已消失殆尽。真正象大学生圈子内的人了。姜明明说：“……‘上帝’没有了，虔诚地手捧香火也找不到供奉的祭坛。”又说：“爱情容不得疑惑和恐惧，也不似无病呻吟者想象的那般郑重，能开怀一笑就好。哲人云：‘笑是爱的本意’……”在大学校园里，爱情是我们私下谈得最多的话题。昨晚，枫树林子里静悄悄，伸

手不见掌。他吻得很鲁莽，一面沉重地喘息着，尽管他渴望放松，笨拙的举动依然流露出紧张和难于抑制的骚动不安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陡地生一种如母爱般的柔情，既舒缓又撩人心绪。应该承认：我和他十分相象，我们都不太成熟。

连翩的遐想毫无结果，我有点心烦有点儿泄气。姜明明仍同那戴眼镜的姑娘谈得热乎。间或望我应酬地咧嘴笑笑，以至叫人怀疑他是否确实对我感兴趣。谢天谢地，那女孩软绵绵浅笑，不失时机打了个哈欠。我也跟着长长打一个哈欠——实在是太困，昨晚上我一夜没睡踏实。头有些沉，就朝他的肩膀偏过去。他身上的汗臭味儿刺激得我身上也烧烘烘。他握住我的右手轻轻摩挲，被所爱的人抚摸实在舒服。

车厢里开始有了小小骚动。该他下车了。我几乎不能自持，甚至没站起来象通常一样握手。他笑容可掬。挺着胸随下车的人流朝车厢的一头蠕动。车厢内外人影幢幢，乱成一锅粥。

“一星期后神农架林区见，沈悦别忘了哇！”

“一定。”我咬咬嘴唇，隔着车窗玻璃朝他挥几下手。

又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，抵达县城时太阳已经快落山。浑身的骨头象散了架，两条腿几乎支撑起身子。勉强走下车。侄儿小磊就尖叫着扑过来，撞得我直踉跄。

我问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姐姐笑吟吟接过皮箱，说：“急啥呢，回家了我慢慢对你讲。”

我好心烦，不知她在搞什么鬼，实在疲惫极了，闷热的气浪也让人喘不过气。

家在城西的一条小巷里，木结构板壁屋老气横秋。爸爸满脸慈祥，垂着手立屋檐下迎接我。气色蛮不错，精神似乎也蛮愉快舒畅。

“学校放暑假了？嗨嗨，好哇好哇……”

这就奇怪了，好象爸爸也给蒙在鼓里。我扭头狠狠瞅姐姐，希望她立刻作出解释。

“别老站着，小悦饿了哩。吃罢饭先去洗澡，再美美地睡上一觉。都把话留明天再讲！”

“对对。这么安排蛮好蛮好……”爸爸唯唯喏喏侧身让道。爸爸拙于言辞不善交际，即使偶尔同我们聊也面露愧色。对爸爸的这一明显缺憾妈妈一直很不满意。“真是扶不上墙的泥巴老爷！”妈妈这么说并非指责爸爸，依我看她心里也蛮难过。爸爸的同事常嘲笑爸爸是“妻管严”，同时又夸他“好福气”，这时候爸爸就象做错了事的娃儿茫然不知所措，露惭愧的笑意。爸爸从来都是这样，温和敦厚，怎么都行。

吃完晚饭，姐姐就牵着磊要回车队宿舍。吃饭时大家都没说多少话，我心中的疑惑又添一层扑朔迷离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也只好这么安慰自己。送到门口，爸爸说：“瑜儿家务事忙，别总记挂着我。我身体尚好，再说小悦也回来了。”姐姐不置可否，意味深长朝我咧咧嘴巴。灰蒙蒙的夜幕已在屋子外渐渐张开，小巷两旁三三五五聚着些纳凉的人，好象大多在议论物价，议论某某因为黑良心而发了一笔大财……都小小声聊着，听不太真切。

洗澡时真正觉困，整理好床铺躺凉席上后却又怎么也睡不着。我猜测喊我回来大概是商量给爸爸找老伴的事儿吧？这事儿春节时我和姐姐当着一些热心的伯伯阿姨都表了态，决

不挡着。莫非已物色到晚娘候选人，要我去相相，然后评头品足搞“淘汰赛”？心里觉窝火，格外思念姜明明，这会儿他也许正在“二汽”的工人俱乐部里搂着漂亮女孩子跳“探戈”哩！我长长嘘一口浊气，心里别提有多不舒服，脊沟里又开始沁油汗。

春节那段时间里三天两日的总有伯伯或阿姨们来找爸爸，他总是结结巴巴推托，说妈妈去世才半年多，不急；说一个人过蛮自在……向往自由自在是一切动物的天性吧。妈妈在县幼儿园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当惯了阿姨，爸爸在她眼里恐怕永远是个忠厚又不谙世故的大孩子。妈妈去世后爸爸象活泼了些能干了些，也帮忙买菜做饭，有时还自己洗衣服

倦意渐渐袭来，电扇嗡嗡嚶嚶也催人瞌睡。我舒展四肢仰八叉躺着，炽热的气流拂得人恹恹无力……好象来到仲夏夜的东湖上，月明星稀，天和地都呈深蓝色。姜明明划着船，粼粼波光向很远很远漾去。“好幽静。”姜明明说，直勾勾盯住我的眼睛。“是啊是啊！”我说。于是他就朝我靠拢过来，从容得令人难以置信。“小悦你真美，我真想你。”“我也一样……”他就紧紧搂我在怀里了，轻轻地吻着，右手渐渐滑到我的胯部。我心醉神迷，有点儿透不过气，不是没犹豫，欲望象洪水决堤样不可阻挡。小船在身子下面没有规律地乱晃荡，月光朦朦胧胧，天宇象深不见底的黑潭……又不是姜明明，走过来一个穿学生装的修长男孩，他低头转来转去，眼睛暧昧地眨巴，喘着粗气不知道嘟噜着些什么。“坏蛋、流氓！你会说人话吗？”他手足无措，还是结结巴巴吐不清晰一个字，陡地，竟伸开双臂如一片乌云盖过来。星星、月亮和粼粼波光都隐去了，夜，黑得怕人……我一个人滞留在旷野，被熟

透了的无花果一般的紫色氛围所缠。我大喊大叫——果然是一场梦！醒后心底好一阵不是味儿。屋子里黑影幢幢，整个世界没一丁点声响，我象一片随风儿沉浮的叶片，空悬悬没有根基，不着边际，好凄惶！

我早已经不是处女了——我一直强迫自己别再去回忆那令人难堪的霎间。是“高考”结束不久，前途未卜使人难免心情浮躁。我不敢肯定他是否事先就策划好圈套——一个外地来的插班生把我奸污了。他比我大两岁，长得也挺帅……甬道里的脚步声一忽儿远一忽儿近，那间房子很窄，如烘箱密不透风。我只觉些微有点疼，十分羞涩十分恐惧。后来再也没见着他，听说也考取了——我没有去打听究竟是哪所大学。毕竟不光彩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结束我以为也顺理成章。

“……你吃醋了？嘿嘿，别是一般味儿吧？”姜明明大笑，大汗淋漓前仰后合，最后索性瘫倒在草坪上了。

“去你的，未必你可以容忍不守约？”我仍噤着嘴巴，内心的怨气已平复。

“女孩子们有爱吃醋的毛病吧。如果我看见你同别的男孩子呆一起，我肯定不会动气。你假若爱上别人我就另去找女孩子，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大错，也容易……”

“傲啥呢，谁不知道你帅，能上午伴一个女孩子去兜风，下午又牵着另一个女孩子的手回来！”

“这才时髦哩！说正经话，小悦你真漂亮！我担心迷上了你的发了疯的男孩子会扯碎你……”

……仰面并排躺草坪上，夜渐渐浓，周围一片昏朦。他慢慢贴近过来，右手同我的左手握在一起，充满青春烈火而又结实的胸脯洋溢男子气概。我们默不作声频频亲吻。我们

正当年轻，能随心所欲地去爱难道不是幸福吗？

考入大学后我才渐渐认识自己：我并不属有远大抱负和刻苦精神那类；有点爱慕虚荣有点利己，骨子里一直渴望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。这个酷热的暑假里虽然经了太多的愉快和不愉快，后者面对前者无须自惭形秽。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！姜明明曾说过：“生活就是生活，没有楷模。”他是个我行我素的家伙，是个从不弄虚作假的真情汉子。

“还在睡呀，太阳都晒屁股啦！”

姐姐咯咯笑着推醒我，使回家后的第一天就不得清闲。壁钟指十点半上。其实没有太阳，天色昏黄，欲雨未雨，弄得夏日早晨的凉爽更不真实了。躺床上想心事倒蛮舒服。我竟然被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攫住，又患得患失吧，内心略感有些无聊。

姐姐的家在车队宿舍二楼，两室一厅，五十多平方米。姐夫开货车，承包后每月挣五、六百元，暴发户哩！室内陈设虽富丽堂皇，却嫌俗气。

“妹儿，还记得妈妈临死前说的话吗？”刚落坐，黑漆皮港式沙发还颤悠悠的，姐姐开门见山发问了。小磊雀跃着扑过来亲热，被他妈妈一声断喝，可怜巴巴重又缩回书房。

妈妈得的是肝癌。弥留之际，她挺费劲儿睁开浑浊的眼睛，哆嗦着紧紧抓住我和姐姐，一字一顿嘱托：“你们要照顾好爸爸。他……想再找个老伴也莫阻挡。不准找那个姓韩的，我恨她……”我们淌着泪用力点点头。后来爸爸也进来了，手足无措，老泪纵横。妈妈定定地注视他良久，似还有话要说，嘴巴翕动几下，极不甘心地阖上眼睛……在一次遭妈妈厉声斥责之后，爸爸曾谈起过韩屏，他们俩是“武大”同班同学。

据说如果不是我爷爷婆婆对外地姑娘看不上眼，我和姐姐肯定又是另一副模样儿。他们俩分手后一直没断过通信。每每接到来信，爸爸的面庞上就抑制不住露出战战兢兢的幸福，就诚惶诚恐得象个偷儿。妈妈对此十分伤心，骂韩屏破坏了我们家的安宁。“……老同学，通通信谈些彼此的工作生活情况。你妈妈心胸太狭窄。”背着妈妈，爸爸常常神情沮丧地嘟哝。

姐姐告诉我：春节后他们俩通信更频繁了。说话时姐姐的神情活脱脱象妈妈，这类人搞政治肯定是独裁者；似乎又总有办法达到目的。“……只通通信也没啥。前几天我帮爸爸收拾房间，偷偷看了一封，姓韩的真不是好货，说暑假里要来这里哩！”

我心不在焉微微讪笑，胸中懒懒地泛一丝儿遗憾，倒觉得爸爸实在可怜。

“……如今爸爸脸上老挂着笑容，精神了许多，还好多次叫我不必总挂记他，象急不可耐要摆脱——你在想什么？说话呀！”姐姐心烦地拿眼睛瞪我。

“爸爸的客人嘛，恐怕至少得按待客的礼仪应酬。退一步讲，他们俩若真心相爱，做晚辈的也不便干涉……”

“没良心的，摆什么斯文？全亏了妈妈你才有今天，忘干净了？！”姐姐杏眼圆睁，怒发冲冠。

“吼啥？八字儿还没一撇咧！船到桥下自会直。等韩屏来了再从容商量吧。”我忍住笑，有板有眼回答。把浪漫的爱情故事同爸爸相联系，如同看幽默画儿，真恨不能笑个够。

我承认：我得以进大学多亏有妈妈如绳索般的严厉管束。“读书呀，每篇课文都要能够横流倒背！”“站住，天快黑了还想去哪儿逛？”喝斥声至今犹回荡在耳。我的意思是：死者长

已矣，对某些承诺实在犯不着太拘泥。

“总之得商量个两全其美的法儿。韩屏大概这几天就要到……”姐姐没望我，声音里露着焦虑。

好燥热！雨点仍不肯落下来，似乎在与人较劲儿。到中午，乌云消散，太阳黄亮亮如铁水般炽烈。蝉儿们在树梢头“知——知——”哀号，惨兮兮不忍闻。

十年前车队这块地方还只是一块长满茅草的河滩，傍山脚跟迤邐着大大小小菜园子。城镇居民多闲工夫，所以小菜园一户比一户的长势好。种菜的人年龄身份各异：不走运的干部、体壮如牛的工人，更多则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……相貌早已忘九霄云外了，只记得那些畏葸、麻木、仿佛总是在求人宽宥的惨淡的笑容。他们多半在黄昏时分聚拢来，各不相干地蹲各自的圈儿里忙活，碰面时点点头，如此罢了。如今这里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，烟囱不分白天黑夜往外冒刺鼻的浓烟。如今人们不关心周围的世界比过去更甚，大家都象孤独地生活着，彼此间很少往来，对香港日本的情况倒象比对邻居的情况了解得还多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读小学三年级吧，放学后同姐姐一起抬着一桶大粪去浇白菜。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婆提着马桶颤巍巍走我们前面。小路上乱糟糟堆满垃圾，水洼结着薄冰。突然，老太婆滑倒了，臭水污洒了她一身。我想去扶她一把，姐姐不让，说她是资本家太太……姐姐的心肠一直都比我硬。我这么说并没有责备姐姐的意思，恰恰相反，是为自己的嫩稚暗暗觉羞赧。有人好过就有人难过，弱肉强食是进化的规律，正如姜明明说：“幸运儿只可能是极少数！”

青春是美丽的，只有年轻的时候生活才有价值——谁能